

你酷我评(三)

刘可欣 梁晶 周志强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书名：你酷我评

作者：刘可欣、梁晶、周志强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ISBN: 7-80100-945-2/G · 285

出版日期：2003年1月

定价：4.50元

(三)

英雄流言
——新武侠解读

目 录

爱情的流言蜚语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关于爱情的抢答 错误！未定义书签。

叫我如何不温柔？ 错误！未定义书签。

女人走江湖 错误！未定义书签。

“妹妹”的慧眼 错误！未定义书签。

“妖女”的美丽 错误！未定义书签。

怎样想象“女”人？ 错误！未定义书签。

大话武侠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为你制造勇敢 错误！未定义书签。

胜利的那一刻 错误！未定义书签。

狂与逸之梦 错误！未定义书签。

众人皆曰“杀” 错误！未定义书签。

用身体说话 错误！未定义书签。

摸过你的“肉”的我的手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东亚病夫”：一个飘荡的幽魂 错误！未定义书签。

揍谁没商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身体的审美拯救 错误！未定义书签。

掐死英雄 错误！未定义书签。

卑鄙是一张通行证 错误！未定义书签。

沮丧：英雄的另一张面孔 错误！未定义书签。

当萧峰“吻”康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韦小宝的爹 错误！未定义书签。

英雄的样子 错误！未定义书签。

白日梦 错误！未定义书签。

“父与子”的游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金庸的山洞 错误！未定义书签。

最是那一剑的风情 错误！未定义书签。

“破天”大谜 错误！未定义书签。

密藉的秘密 错误！未定义书签。

谁是金庸 错误！未定义书签。

金庸的女人主张 错误！未定义书签。

谁是金庸？ 错误！未定义书签。

爱情的流言蜚语

关于爱情的抢答

1、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上帝摇摇头，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连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金庸沉吟着说：“关键是忘情。需要用忘情达乎有情。只要一丝不能忘却，有情时，心有拘囿，便受挂碍，不能做到行云流情。这就是所谓‘独孤九情’。”

梁羽生轻轻地叹道：“这个女人虽然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她内心深处一直默默地念着另一个人的名字。寒笛吹彻，有泪成血。”

古龙若有所思，一边啜酒，一边把腿翘起来：

“黑夜。

北风。

一间阴森森的茅屋。一张床，一盏灯。

如果有人说这个时候，床上的人还穿着衣服，他一定是白痴。

他不是白痴，所以床上的人没有穿衣服。”

温瑞安笑道：“这个女人突然不见了，天地之间顿时充满了杀气！迎风一斩！”

郭靖迟疑半天：“师父，什么叫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黄蓉问：“这个女人的爹是当今第几大高手？”

韦小宝按捺不住：“辣块妈妈隆地咚，你会唱《十八摸》吗？”

段誉喃喃地说：“神仙姐姐！”

虚竹脸红了。

2、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做了那件事——

梁羽生：“绝对不会！这是诬蔑！”

金庸：“她忽然觉得恶心，又呕不出来，含羞带愧，一跺脚：‘都是你！都是你做的好事！呜——呜——’他简直不敢相信：‘难道？你有了！’”

古龙冷静异常：

“早上。阳光。

有阳光的日子总是令人愉快。

尤其是，还有女人。而且，这个女人还一丝不挂地躺在他身边。

他实在不能不微笑。

可是，笑容在他的脸上慢慢凝结——

这个女人，这个不穿衣服的女人，就这么突然不见了，就像从来没有过这个女人一样！”

温瑞安：“其实那个男人是痛苦的。因为当他做那件事的时候，他一直在拒绝那件事的发生。”

郭靖欲言又止，喃喃问道：“师父，他们……，他们做了什么？”

韦小宝：“妈的，只怕又有个男人的帽子变得绿油油了。”

康敏冷笑：“百花会上，这个男人参加了吗？他难道没有看我一眼？”

萧峰心想：“这个女子是谁？”

楚留香：“其实，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做事的声音巨大，几乎每一个人都听见了。这显

然是为了转移大家的视线。”

虚竹问：“是在一个地窖里面吗？”

东条英机：“搞！搞！搞！”

3、小龙女为了杨过跳下了山崖——

梁羽生：“她就这样死了！”

金庸：“她没有死！”

徐克：“从此那道山崖鬼气弥漫起来，夜半传来隐隐的哭声。”

古龙：“其实跳下去的不是小龙女！”

温瑞安：“温柔一跳！”

毛泽东：“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跳。”

马克思：“她以跳的方式，表达一种跳的重大性。因此，跳，是一种对跳的辩证否定。”

德里达：“无论从结构还是解构的角度，跳的行为是一个抽象的能指。其所指总是延迟到来，于是产生了跳的震惊。”

萨特：“跳，生命被抛射到世界中。对于我们的在场而言，跳，构成了对跳的强烈意识。”

郭沫若：“我要站在地球上跳！”

徐志摩：“悄悄地，我跳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跳了下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韦小宝不由自主地离得悬崖远了一点儿。

虚竹偷偷看了一眼杨过：“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郭靖心虚地拉住了黄蓉。

杜丘：“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

狼牙山五壮士赶紧喊了一声：“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4、陈家洛无意中看见了香香公主洗澡——

梁羽生：“陈家洛心中升起了强烈的自责。”

王朔：“操！”

古龙：“陈家洛微笑着走上前去，香香公主大胆地迎向陈家洛的目光，玫瑰色的乳头逐渐变硬。”

鲁迅：“肥皂！咯吱！咯吱！”

戴望舒：“我希望逢着一个，结着愁怨的姑娘。”

邓丽君唱：“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大家唱：“不採白不採！”

阿Q：“妈妈地，老子也看见过的！”

韦小宝着急地问：“在哪儿？在哪儿？”

双儿：“姐姐，你不冷吗？”

桃谷六仙：“他看了！他看了！”

至尊宝：“曾经有一个美好的女人摆在我的眼前，可是我却没有好好去看。如果要给这次看加上一个时间，我愿意是，一万年！”

猪八戒哼哼唧唧：“便似这般好事，怎么偏偏不让俺老猪遇上。”

贾宝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所以便是洗澡，也是清爽可看的。

若是一个污浊男子在洗澡，就绝不可近前。”

福尔摩斯：“香香公主确实是在洗澡，看来陈家洛对于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了。”

哈姆雷特：“睁开眼，还是闭上眼，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克林顿：“陈家洛找律师了吗？观察一下，四周有没有录像设备？”

张建珍眨巴眨巴眼：“然后呢？？ ”

叫我如何不温柔？

英雄们本来属于一个惊天动地的宏大生活，如今却
不得不面对一个渐渐崛起的琐碎日常生活。这才有了萧
峰阿朱那温柔一抱！

1、温柔也许不是人类自古就有之的心境。

武松一把撕开潘金莲胸前的衣服，一刀取下这个美妇的人头；赵匡胤千里送娇娘，却任凭她自缢而死，不顾而去；赵云听说要与自己结拜弟兄的嫂子说亲，就一腔怒火怒发冲冠。

男儿有志，当然不计私情。

林觉民豪气干云，与妻书悲凉慷慨。多少后来人，为觉民热泪汨汨胸胆开张。

独有一首歌，却从觉民妻子口吻来唱：

“觉……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如今，当我寂寞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能永恒。再苦的甜蜜和道理，有时候不得不理。”

慷慨悲歌后响起轻吟慢唱，毅然决然间尚有哀怨凄迷。

是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英雄姿态？

又是什么，让泪水融进了你的眼？让温柔爬上了你的脸？

2、段誉在小酒馆里面第一次遭遇萧峰，只见一道凌厉的眼光射来。绿竹丛中，千万人围困，萧峰的眼睛依旧坚定尖锐，扫过群雄，群雄低眉。

这道令人胆寒心惊的眼光，一直伴随着萧峰。

直到有一天，来到雁荡山。无字碑下，阿朱怀中。阿朱向萧峰敞开了一个美丽的“家园想象”：管他什么胡汉恩仇，只要我们在一起，雁荡山下，放牧纵歌，多么快活！

萧峰的眼光忽然春风冰融，变得温柔细致起来。

深仇大恨江湖霸业天地社稷，都抵不过美人口中那轻轻一诺。

这轻轻一诺，允诺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简单，平实，实现着爱情，超越着争斗。

这轻轻一诺，允诺的还是一种“百姓身份”：安定，明白，其情柔柔，其乐融融。

怎不叫英雄心折！怎不叫英雄温柔！

3、古龙小说《大人物》和李安电影《卧虎藏龙》，恰好是一个故事的两个“讲法”。

一个富家的女儿，向往江湖的浪漫。孤身闯荡乱世，寻找心目中的英雄生活。

两个故事的不同讲法是：《大人物》告诉我们，“大人物”就在我们身边，就是那些平平常常的生活中的平平常常的人们；《卧虎藏龙》则分明在说，有一个和我们积重难返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江湖”，可以造就难得一见的“悲情”。

一个是面向日常生活去拥抱认同，一个是背对日常生活而逃离舍弃。

本来武侠小说是不允许日常生活的：两军阵前，分外眼红，振臂一呼，万人响应。但是，这两个武侠故事，都隐藏着一个新的武侠叙事话题：日常生活话题。

英雄们本来属于一个惊天动地的宏大生活，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渐渐崛起的琐碎日常生活。

老百姓的理想，干扰着英雄的愿望。这才有了萧峰阿朱那温柔一抱！

二十世纪，新武侠，原来是站在百姓日常来施展的江湖想象。

4、思考高贵的东西，从事高贵的活动，这是古典时代英雄们的一种姿态。从替天行道到杀富济贫，从救济天下到开仓放粮，真是好多大事儿够他们忙活！

但是，到了今天，大家的生活留连在超市和机场之间，欧洲美洲，东方西方，空间的变化，不再带来境遇的改观；每天的劳作重复单调的节奏，夜市鬼街，人文天文，时间的迁徙，不再感觉斗转星移。

这个世界，一地鸡毛。日常生活，浮出海面。

那个风云际会龙虎相争的江湖，也就不期然间不再是男人们的理想。小家碧玉、温柔一晤，莫不心醉如此。

5、好一个温柔段誉，身为王子，心属平民。他倒是也参加江湖的纷争，却只是因为他暗恋的女人王语嫣置身其中。而王语嫣本来胸无大志，一心只在表兄慕容。置身江湖，也是为了那份温柔爱情。

这是一个关于“温柔”的叙事，还有一个温柔的结局——

一心只要当皇帝登大宝，慕容公子好不威风：纸做的衣冠，土做的龙床，一群孩子拜倒在地，争当大臣争分糖。

有意思的是，这个场景，是由段誉和王语嫣的眼中看见。

一个真正的皇帝，却用大众、百姓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瞧不起的“皇帝梦”。

然后，段誉用温柔的“大众眼”再去“看”王语嫣，温柔一笑，温柔一语，温柔地让我们懂得——

对于世俗生活的向往和认同，才造就了英雄们的“温柔”。

女人走江湖

“妹妹”的慧眼

武侠英雄所塑造的“伟大自我”，事实上是一个“男人自我”，并用它来作为这个世界唯一合法、合理的“自我”。



1、大家见了面，问：“你明天干吗？”回答：“我明天琢磨着去哪儿拣个钱包。”在这段对话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正在说话的“自我”；一个是被美滋滋地设想出来可能发财的“自我”；一个是“实际”的自我，一个是“虚构”的自我。

我们发现，人有一个伟大的本领：不仅自个儿“存在”，还能意识到这个“存在”；不仅有“自我”，还要意识到这个“自我”。

动物吃饭的时候只能沉浸在“吃”这个行动里面，人却可以有一个“意识”从“吃”里跳出来，懂得“品味”。一条狗被踢一脚，要么跑掉，要么反咬；而一个人被踢一脚，那反应就复杂了：除了也会做“狗”似的反应外，还可能会笑、会媚笑，会感激涕零那个踢了自己的上司之类的人。看来，人还会从被人“踢”这个过程里面“跳”出来，知道“献媚”。

不难明白，这个“跳”出来的自我，总是要机灵地选择对真正的自我极为有利的方式来做。

2、武侠里面那些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就是从我们实际的“自我”中跳出来的“自我”。这常常是一些由并不伟大的人们虚构、设想出来的非常伟大的人们。

让自我伟大一点儿、厉害一点儿、崇高一点儿，这也就是武侠英雄给读者带来的好处。试图让更多的人“爱”自己，尤其是让更多的女人来爱自己，就能够保证这个“自我”的了不起。

于是，“众女追男”便自然成为武侠故事“侠骨柔情”常见的模式。

于是，武侠英雄所塑造的“伟大自我”，就成了男性视野下的“自我”，是“男自我”。

再把问题搞得危言耸听一点儿：武侠小说要用一个“男人自我”来作为这个世界的“伟大自我”。

看来，经过了一番武侠讲述后，“男人自我”就成了唯一合法、合理的“自我”了。

3、用女人的爱慕来确立一个崇高自我，这是男人世界基本的叙事规则。常常是在一个“英雄”还没有成为英雄的时候，就有女人上赶着许配终身，个个睁着含情脉脉的大慧眼来识英雄。

算得上是武侠小说祖宗的《虬髯客传》里面，杨素府上漂亮的家妓红拂，一眼就看中了前来拜谒的李靖，毫不犹豫地就和他“私奔”。这个李靖到底有何作为，我们在小说里面始终没有看到。然而，在印象中却始终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为什么？就因为有一个女人肯为他舍弃一切。

4、我们常说“英雄美人”，这个话也就可以这样听：没有美人，怎么会有英雄？

在许多激动人心的武侠场景中，那些伟大的侠客们忙活着行侠仗义为民除恶力挽狂澜，算得上是成功的演出。有演的，就得有看的。稍加留心，立刻就发现总有一双或多双美女妙目在某个地方凝眸注视。按照这个理解，我们也就可以说，光明顶上张无忌第一次施展武功化结仇怨，是表演给美丽的周芷若看；杨过出了古墓以后，所有的精灵机智、武功盖世表演给聪慧的程英看；竹林中萧峰以德报怨悲凉慷慨，则是表演给俏皮的阿朱看；就连金世遗的孤独寂寞，也要落在厉胜男的眼中；“小李飞刀”的智慧和痛苦，只能由孙小红点破……

男人们总是要想象出这样一双双“妹妹”的慧眼，一瞥之下，把那“伟大的自我”发现。

英雄美人，也就是英雄“媚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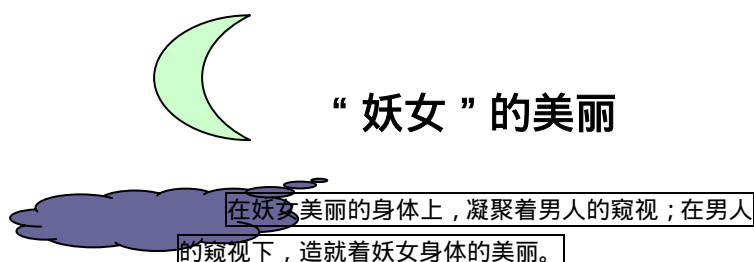
5、英雄的行为接连不断，“妹妹”的慧眼自然不能一双；莫怪伟大的侠客处处留情，“崇高”还得众位妹妹来击节叹赏。

“众女追男”，武侠不免。一次次被不同的女人爱上，也就是一次次肯定想象出来的自我的伟大。

这其实是一个“男人自我”征服一个又一个“女人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女人”打量世界的眼光被男人们一步步地改造了。

韦小宝见到美丽绝伦的阿珂，立刻口干舌燥，“一双贼忒忒的眼睛”色迷迷地看起来，惹的阿珂要用刀挖去他的双眼。然而，阿珂终于还是认同了这个眼光，成为了不起的男人自我的怀中之物。

“妹妹”的慧眼，终究被男人的“色眼”笼罩。



“妖女”的美丽

1、小时候看电影，对那些与敌人斗智斗力的地下党固然激赏不已，里面歪戴着国民党军帽、长发袅袅而垂的女特务们，常常更令我怦然心动。既觉得自己内心竟然隐藏着这种对

不起党和无产阶级感情的丑陋思想，不免愧疚害怕；又觉得美丽的女孩子楚楚动人，比无产阶级这边的好多了。

丽质天生，窈窕妩媚，骨肉水做，无非淑女；阴狠毒辣，放荡淫乱，森森白牙，便做魔女。

妩媚而放荡，便有了妖艳；淑女加魔女，便成了“妖女”。

2、妖者，妍也。妍之极也，就成了“妖”。说白了，“妖女”就是美女的意思。按照这个理解，武侠小说里面的“妖女”，也就是出于男人们的一种“性狂想”。武侠故事里面，妖女频频出现妖气弥漫，总是弄得神秘兮兮氤氲氤氲，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里存在一种性别的含义。

女人何以“妖”，妖在男人心！

3、《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林仙儿美艳绝伦，但一出场就毫不犹豫地李寻欢面前脱掉了衣服。李寻欢懒洋洋，心里面喜洋洋。林仙儿的动作，投合了男人的目光。

这个目光是复杂的。

它首先是一种嫌恶的目光，包含了对于“美丽”的警惕。这个眼光仿佛在说，一个女人的美丽真叫人难受，似乎要把天下所有的男人来引诱。看来，男人对“美丽”的警惕，蕴藏着对女人之为一个女人的一种认定。女人女人，就应美丽内敛，不显山不露水。这个美丽只有为我专有，才能算得上是“淑女”。否则，只好老实不客气地称之为“妖”。

这个目光也就成了男人的一种极其卑怯的目光。男人不仅需要女人的美丽，还阴暗地希望这个美丽符合自己的要求。美丽而张狂，会给这些大男人带来极大的心理挫伤。

所以，古龙就让林仙儿见人就脱衣服，大脱特脱，简直是“脱衣妖女”。

4、用各种办法让妖女“脱衣”，这暴露了男人眼光里面的“窥视欲”。

“窥视”，意味着查看一种不被允许的东西，获得一种不敢获得的体验和满足。

当一个男人用“窥视”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建立起来的严密的秩序和伦理，常常被弃置不顾，被这双眼睛剪碎掉了。

因为，在窥视中，男人欲望如火！

“妖女脱衣”，既消除了窥视的犯罪感，又实现了窥视的目的，多么美妙的时刻呀！

一个张狂女人的“美丽”，可以被窥视到，这真是人世间的一大快事。

因此，女人的摇曳多姿，最好是用“窥视”的眼光来看。仿佛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女人只有成为“妖女”的时候，才会养育男人“窥视”的愉悦，才会真正“美丽”。

5、在武侠小说里面，这个“妖”字使用的是一种道德认定，暴露的却是男人的阴暗和弱小。

岳不群一见到蓝凤凰就不免惊恐万分，满眼只是白白的臂膀，充耳只有娇媚的声音。便只好认定这个女人哪——不寻常，在老子面前耍了花枪；妖女妖女妖女呀，不群先生好慌张。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好玩的词儿：“妖女惊吓症”。

男人们看到了平常不敢看的东西，想到的却是平常常常想到的事情。在这一瞬间，妖女来闪现，上下看一看，心儿就乱颤。妖女美丽中，似乎蕴含着力量无边。

电影《天龙八部》，天山童姥、李秋水，诸位妖女好不厉害，呼风唤雨，飞来飞去，妖治而强大，神秘又恐怖，处处闪烁男人们的一双双惊惧的眼睛。

6、自从武侠故事遭遇 20 世纪，妖女们就突然变得不可收拾。

老孙一棒子打死了白骨精，于是乎大家伙儿心里变得安定。潘金莲好不狠毒，只能治治武二郎，大家都是武二哥，怕你金莲能奈何？

可是，时至今日，人心不古。用传统的眼光，打量现代的女性，哎呀呀哎呀呀，这些女人我已经搞不懂。

于是就有了阿紫骗萧峰，就有了林仙儿的阴狠机智。周芷若一条软鞭，少林寺群雄侧目。

《九阴真经》，本来虚幻，却养育了周芷若的令人惊悚。

女人们的变化，明显挫伤男人们的心灵。带着这个伤害，写着现代武侠，这才诸神归位而妖女飞仙。萧峰看着阿紫，心头竟然也会生起一丝丝害怕。大个儿的英雄尚且如此，你呢？

怎样想象“女”人？

江湖险恶，女人便成为男人冒险的奖赏。她的柔情似水，

原来是男人想象出来的一个极有用处的“桃花源”。

1、唐代人写的豪侠传奇，创立了武侠的一个基本“讲法”：侠骨柔情。男人的英勇赴死临危不惧慷慨高歌一去不归，不再需要帝王的封赏奖掖来补偿，而是交给小女人去抚弄和安慰。所谓“侠义”，本来要和“邪恶”相对照，是面对“邪恶”时的一种光亮；现在，“侠义”开始和“柔情”相伴随，成了面对“柔情”时的一种男子气。

江湖险恶，女人便成为男人冒险的奖赏。伟大而挑剔的侠客们会喜欢何种女人？这就要求我们在众多的女人形态中，“规定”好最值得痴心以之的那一种。

有侠义，即使一身女人气息，像陈家洛、张丹枫，也是女人心中的白马王子；无柔情，郭芙的性格就被看成是分裂的、烦躁的，令大家极其厌恶。

看来，侠骨柔情，柔情侠骨，是否女人，立此存照。

2、金庸识别女人，一个有效的办法是“闻声识女人”。

表面来看，声音只是人的一种生理现象。但武侠故事里面的声音，高低粗细，干润涩滑，却可以具有复杂的意味。梅超风不笑则已，一笑就是“哈哈长笑”，阴惨威烈。金花婆婆说话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干咳，声音枯涩尖锐。灭绝师太声音冰冷，雌雄不分，听得人心里一跳一跳的。仪琳的母亲话语强悍蛮横，声音嘶哑，令人觉得恍惚间就要立地成“鬼”。

仔细听听，不难发现，这些声音都是男性化的；认真想想，立刻知道，这些“婆娘”也都是“女魔头”。

原来，所谓“女魔头”，就是被摘出来的女人，就是不能够资格做男人的“奖赏”的女人……其实也就不再是“女”人。

3、《笑傲江湖》里面，任盈盈出场的时候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大家只道她是一个老年的婆婆，但她话音伴随琴瑟，一琴一瑟，平和镇静，在四周寂寂的竹屋之中，在令狐冲内心那漫漫无边的苦痛之间，这个声音“拯救”了这个男人。

任盈盈所带给令狐冲的震惊，竟然是一种音乐的震惊。先是《清心普善咒》，再是《笑傲江湖曲》，悠悠扬扬，清清淡淡，显现冰雪情怀，令人缱绻缱绻。

在《笑傲江湖》里面，武功不可一世的令狐冲，内心的遭际却是哀痛缠绵，常常感叹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而正是任盈盈的柔声情语，却向他展露了一种内心的晴朗透彻，

一种只关注情感交往、不理世事俗务的旨趣。

任盈盈的琴声柔和之至，“宛如一人轻轻叹息，又似是朝露暗润花瓣，晓风低拂柳梢”；而令狐冲听到这个声音，觉得“似有一只温柔的手在抚摸自己的头发，像是回到了童年，在师娘的怀抱之中，受她亲热怜惜一般”。

在这里，女人的柔情忽然“春风化雨”、“母仪天下”起来，遥遥向男人招袖；气吞山河的侠士也就立刻变得乖乖，里里外外顿作宠儿姿态。盈盈乖戾阴狠，唯独令狐一人，得领其万千柔情；令狐狂浪悲苦，也终于“逃”不过盈盈的紫紫一抱。

女人的柔情似水，原来是男人想象出来的一个极有用处的“桃花源”。

什么用处？避一避世间那难以逃避的滋扰，平一平心中这无法平衡的卑怯。

江湖败兴，女人提神！

4、于是，那最是“女人”的人，就暗暗地成了男人的“遮羞布”：对柔情的需要和倚赖，暴露出大侠内心的虚弱。

表面看来，真正的侠士似乎剑胆琴心，刚柔并存。究其实，男人的脆弱和自卑包装成了荡气回肠的温存之爱。

软语细言小鸟依人的香香公主、心高气傲情深意重的程灵素、饮风吸露澡雪精神的小龙女、温存柔顺委曲求全的小昭、专注不渝一往情深的任盈盈、冰雪聪慧爱情至上的王语嫣、百依百顺夫唱妇随的双儿……金庸小说中的这些女人，个顶个儿完美无缺让人熨贴。甚至蛮横骄纵的温青青、肆无忌惮的阿紫、狠毒变态的李莫愁、城高府深的赵敏，也都是不以江湖天下为念，而只和爱人生死相许。

看来，武侠小说写女人，是把她们想像成这个世界尘嚣之外的仙女们了。这群“抽象存在”的“仙女们”，生来就只为谈恋爱、撒温柔，脉脉含情地等待着男人们来挑逗，来梨花含翠，来烟雨濛濛。

柔情之“柔”，柔软也；柔情之“情”，温情也。这个世界日益坚硬，我们就要想象一种“柔软”；现在世情渐渐冰凉，我们便来设计一种“温情”。

所谓“女人”，正是一个男性想象中的美妙去处。



美妙绝伦的阿柯，由温柔兼刚毅的朱茵扮演，将男人对女人的想象演绎到极点。

大话武侠

为你制造勇敢

怕死，也就是害怕自己的生命终于在那一刻交付给一

种莫名的力量来控制。这造就了武侠小说的“勇敢”叙事。

1、曾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雨夜沉沉，独自在家。无意中打开电视，惊讶地看见了一只手——只有一只手——在轻轻敲打十四层楼的窗……一时间芒刺在背不寒

而栗、七荤八素九死一生！

静下心来，就奇怪自己的“伟大”跑到哪儿去了？一边理直气壮地深刻反思，一边心惊胆战地偷看电视，忽然间明白，所有的恐惧，都来自一个根据：怕死。

怕死，也就同时害怕死的想象，害怕自己的生命终于在那一刻交付给一种莫名的力量来控制。

对于死亡的恐惧，造就了武侠小说的“勇敢”叙事。

2、一个大侠，武功高强。惩治恶人，理所应当。

只是这个“恶人”一口恶气未出，便十年苦练武功；而这个大侠竟然放下武功退出江湖，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起了百姓生活。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于是，大侠毫不客气的去向自己的朋友借“孔雀翎”。

孔雀翎？孔雀山庄的至宝，一旦发出，天罗地网，天下武功再高强的人也无法躲藏。好友相借，不好拒绝；附加条件，必须记得：不到万不得已，不可随便使它。

月黑风高夜，林暗草惊风。雷电闪过，恶人来家。一脚踹开大门，一眼看见大侠。

哎呀呀，大侠怎么不害怕？一定有什么东西，背地后在支持他！一丝恐惧袭上心头，一种感觉令我空虚。恶人“预先”害怕，于是，恶人“预先”失败。

结果，大侠还没有来得及拿出孔雀翎，就已经凭借自己的武功战胜了对手。

结果，朋友就来收取孔雀翎，并且告诉大侠天下根本就没有无坚不摧的武器，也就没有孔雀翎。

3、又是一个大侠，不过更没出息：被一个“大魔头”，抓进山洞里。正在莫名其妙，魔头悠然显身眼前。还带来两大瓶酒，更加莫名其妙！

魔头不慌不忙，打开一瓶酒倒入杯中，一边闲闲地啜着，一边淡淡地说着：你虽然落入我的魔爪，可还有生还的机会；这里有两瓶美酒，请你喝掉一瓶。若是喝掉有毒的，你将一命呜呼；若是喝掉没有毒的，你将大醉一场。只要你喝完了酒，来去就请君自便吧。

哪一瓶有毒呢？

一定是大魔头没有喝过的那一瓶儿，因为他自己不可能去喝有毒的酒；一定是大魔头喝过的那一瓶儿，因为他有可能吃过了解药，而故意虚虚实实释放迷雾。

在这一刻，知识聪明和智慧，都已变得不再重要。

这个大侠竟然毫不思考，随手拿起一瓶，咕咕咚咚喝掉，然后扬长而去，然后生死由之。这次生死考较，原本不是考题；前思后想之后，只是需要勇气。

4、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对生命的顾虑重重，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对生命的毅然决然。

但两个故事殊途同归，都要求着“勇敢”。

“勇敢”被看作是解决生存问题的唯一途径。

因此，“勇敢”叙事，就成为一个“悖论”叙事——这时，勇敢，也就意味着为了保存生命而必须先对生命丢在一边弃置不顾。

于是，勇敢，就被讲述成一种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力量。

有一个人叫列子，据说是射箭技能天下第一。可是有人告诉他有一个老头儿比他射箭的技能还要高。不服不服！于是找来老人比赛射箭。

老头子老得不爱动，就设定了一个情景来考较：不用比试射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在

那里，你只要能够把弓拉开，我就低头认输承认失败。

列子心中鼓荡着愤恨胸中压抑着怒火，雄赳赳气昂昂跟着老头儿来到悬崖之上峭壁之巅。

这个时候，列子蔫了：两眼发直，两颊发红，两手发酸，两腿发抖，别说拉弓，就连抱着石头发呆也得看有没有力气。

列子上了悬崖，没少胳膊没少腿，没有丧失射箭的技能，没有丢掉瞄准的本领。总之，列子什么也没有失掉。

除了“勇敢”。

5、畏惧死亡的人们，就把不怕死叙述成一种精神上的高贵。

一方面用怕死的形式来克制死的恐惧，一方面用不怕死的形式来“怕死”。

于是，我们找到了武侠小说“勇敢”叙事的一个内在秘密：所谓“勇敢”，是一个美丽的生命神话，相信存在着生命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在“勇敢”发生的那一时刻，上帝微笑了起来：人类在与自我的周旋中，终于占到了上风。

胜利的那一刻

注定想像的人生，达到满意的宿命，一剑刺出，大幕落下，悲歌轻

绕，狂态顿收，在浪漫的武侠神话里面，分明蕴结着庸俗的生命理想。

1、胜利，意味着结束；结束，意味着永恒。我们沉醉于武侠们跌宕起伏的命运，暗地里却在等待一个“胜利”时刻的来临。注定想像的人生，达到满意的宿命，一剑刺出，大幕落下，悲歌轻绕，狂态顿收，在浪漫的武侠神话里面，分明蕴结着一个庸俗的理想：这下可好了，世界美好了！有人死掉了，我们安静了！

武侠们的胜利，老百姓的狂欢。

2、胜利也就总是热闹的。在那一时刻，它成为世俗想象中生死宣判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这一刻，英雄一世的成吉思汗，终于失去了弯弓射大雕的力气，变成了一个日暮迟迟的老头。在这一时刻，一介平民的郭靖，忽然英姿飒爽，面对成吉思汗傲首挺立。何谓英雄？何谓崇高？何谓悲壮？何谓豪情？一时间群英失色，霸业皆成土。

于是，郭靖告诉成吉思汗，你再强、再厉害、再牛气烘烘、攻略密技以后战斗力无限生命无穷，可是死了以后也是一副棺木、一抔黄土、几尺见方、几人凭吊。

生命诚可贵、除死无大事——这里看见的是庸人的保生哲学；一死万事空、人走茶就凉——这里还有我们熟悉的人情世故。

当郭靖大于成吉思汗的时刻，也就是武侠们胜利的那一刻。这是平民百姓的理想战胜英雄浪漫的时刻，是大家伙儿肯定着我们自己生活价值的时刻。

“胜利了！”一丝洋溢在俗众生活里面的得意，慢慢浮了出来……

唉，原来做老百姓这么好！

3、武松一刀刺进了潘金莲的胸脯，使世俗人的梦幻在一身冷汗里面惊醒。

令狐冲修改了任我行的主张，将“一统江湖”改作“永为夫妇”，把大家伙儿的欲望撩拨得热气腾腾。

对于武松而言，潘金莲的被杀，意味着自己走进了一种禁欲的世界之中。

对令狐冲而言，任我行死后，他挂剑江湖，一心生子，人们走进了“后英雄”的时代。

一曲笑傲江湖，曲终人不散——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演奏的其实是老百姓最平常

的心态。

从平凡的生活里面，想象不平凡的世界；又从不平凡的世界归入最平凡的生活。

胜利的这一时刻，是人生激昂的狂态收敛殆尽的时刻，是一个少年的英雄，终于经不住各种沙砾的打磨，变成了一个成年普通人的时刻。

所以，胜利，是一个英雄神话终结的时刻，又是一个人从浪漫的梦想中醒来的时刻。

胜利，是人的“成人仪式”。

胜利后的郭靖，从此愈加沉稳，以维护礼仪道德为己任了；李寻欢胜利了，娶了孙小红，不再招惹是非；杨过胜利了，获得狂侠称号的同时，立刻温柔一笑，离开江湖。

胜利了！遍地英雄下夕烟！

英雄，消失在世俗生活的平静中。

4、一边是激情昂扬的江湖，一边日渐琐碎的世俗。

胜利的那一刻，也就成为江湖和世俗之间的一座桥梁。

从这里，回看风云激荡，一霎那，回归洒扫庭除。

武侠小说里面的胜利，其实是弱势的族群送能够设计的最好的梦想。

已有的价值规范本来已经苍白无力，可是经过了这一番胜利的折腾，又焕发了青春，变成了一种生命的绵长记忆。

自从有了新派的武侠，这个江湖世界里面就再也没有了武松的桀骜不驯，没有了阮小二的死缠烂打，没有了蛮憨的李逵，没有了尖锐的鲁达……

坚硬而激越的江湖性格，被一种温和顺的浪漫激情所替代。

苍凉悲壮的江湖人生，被一种圆满合度的生活态度所替代。

在胜利的那一刻，世界已经完成了他从古典的抗争理想走向现代的生活认同的转换。

狂与逸之梦

——从宋江到陈家洛

用“狂”的方式，实现文人们对自己力量的肯定；

用“逸”的方式完成文人们对知识身份的认定。

1、“来何汹涌须挥剑，去时缠绵可赋箫”，这一箫一剑、一缠绵一汹涌，多么美妙的文人设想。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白了，要有进有退，进退之间，悠然自得。

如意算盘啪啪响，两瓣儿屁股都发光。桃园之梦与庙堂之想，两种消魂滋味，一样文人心肠。既要站在这个世界之中，又要处身这个世界之外。这般好事儿，自是要想象几个英雄来担当。

名额不多，宋江算一个；名额再少，陈家洛也少不了。

2、一块烙印烙在宋江脸上，一首反诗写在酒店墙上。到底是做个好汉杀富济贫，还是要之乎者也报效君王？

打家劫舍百战身，宋江原本是诗人！

一群满口“贼厮鸟”的江湖豪杰，一个动辄讲仁义的雅雅书生——知识的话语淹没在草莽的喊叫之中。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李逵，仁义道德老谋深算的吴用——正是这两种势力合成了一个“宋江”（高科技？）。

3、细读史书，惊讶发现：原来宋江本性骠悍，平常没事儿，玩玩儿枪啦杀杀人啦，可是为什么一调进《水浒传》就变得软绵绵？

一根绳子绑住了宋江，磕磕绊绊押上了法场。两把板斧杀开了血路，昏昏沉沉就上了水泊山岗。

“拯救宋江”，这是来自草莽的呼唤；“无奈从命”，这是宋江作出的姿态——中国的文人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被动物”：不想破坏已有的体制，又要呈现震天动地的魄力，难为他们心思敏捷，为宋江准备这么好的一个“过场”。

既然宋江是被逼无奈上了梁山，也就意味着有一天要寻找机会离开水浒。

他去的同时就蕴含了走。

4、存着“狂”的念头，就有了梁山大喊大叫的厮杀；存着“逸”的愿望，就有了忠义堂上唧唧喳喳的招安。

替天行道而又心不在焉。

宋江做了草寇，本应乖张淋漓，却终日闷闷不乐。何曾有一点点狂悍之气？

可见“狂”也只是一个“姿态”。有悖于常理、不行于常识，不过是文人们表达出的一种反抗的愿望，虽然止于愿望而已。

虽有江湖的想象，可是终究内心悒悒。中国文人生命的不能舒展，由此可见一斑。

5、现代社会现代文人，金庸下笔竟然还有《水浒》模样：陈家洛文文弱弱，红花会钢铁心肠，却原来，家洛乃是新版“宋江”。

一样是流落江湖，一样是心怀社稷。一样的月光，一样的道路，一样的泪水和一样的我和你。

只是多了一份儿潇洒落魄，少了一点儿道德文章。但“拯救江湖”的历史使命还是不愿意地落在家洛的肩上。

然而“狂”的气息在逐日减少，“逸”的冲动在不断增强。

大汉的江山落到了满人的手上，满人的皇帝锁进了红花会的院墙。陈家洛异想天开，要胁迫乾隆干脆认了汉人爹爹，从此江山易手，一切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在一片残忍的江湖厮杀声里，陈家洛提出了一个“童话设想”。

对现实的无能为力，造就了这个“文人英雄”的“柔肠”。

6、宋江和家洛，古代和今天，文人和江湖，草莽和庙堂。

先是有“狂”的一面，表达着抗争和抵制；然后是“逸”的一面，表达着逃避与慌张。

“狂”，实现了文人们对自己力量的肯定；“逸”，完成了文人们对知识身份的认定。

一者是个性的张扬，一者是个性的收缩；一者是酒后压不住的醉话，一者是醒时忍不了的幻想。

7、所谓“狂”，乃是行为乖张、性情淋漓，于已有的规矩无所顾忌；所谓“逸”，乃是放浪形骸、不同流俗，与大众的生活有所区分。

宋江能“狂”，家洛要“逸”，但俩人不外乎是要脱离日常命运千方百计。

不甘心自身力量的孱弱，就有了“狂”的梦想。

还不免做了个“逸”的美梦，也就变相地承认了自己的无能。

在这“狂”和“逸”的辩证之间，有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有巴金的热情与悲凉，有郁达夫的激动，有汪曾祺的感伤……

数不尽的文人之魂，用“狂”来救救天下，用“逸”来救救自己。

这个世界于是变得容易！

武侠的梦想，本来就是大家的梦想！

众人皆曰“杀”

把武侠和江湖看成是一种诗的想象，用诗意的眼睛

看待江湖的事情，这是破天荒第一遭。

1、“啥叫‘武侠’？”

“就（读 Z）是光杀人！”

“咋杀嘛？”

“咔嚓！咔嚓！砍头！剁脚！”

“那——城里人就爱（读 Nè）看？”

“杀人还不爱看？”

我猜想隔墙有耳，两个人正蹲在茅坑谈话，不想却被人听了去，一下子找到了拍摄《笑傲江湖》的感觉：不就是杀人吗？杀！血淋淋的！花几十块钱买本小说，再花一块钱买个编播权，你比划一下我比划一下，成了！

2、千年之前，孔子之后，诸子没戏，韩非出头。写了一篇文章，列举大家罪状：文有儒生可恨，武有剑客相当。动辄杀人，还会被杀，韩非子曰：妈的！准没有好下场！

武侠嘛，不过就是“妖女弄巧、飞刀传恨，条条袖箭暗渡。莫名其妙一相逢，便打来打去无数！”

多少年多少年之后，梁羽生试图为武侠正名，正襟危坐道风仙骨：武侠的打斗，凝聚了下层民众的斗争意志。

可仔细琢磨琢磨，还是觉得不对味儿：梁羽生话语聪明，不过是变相地认可“武侠就是光杀人”。

也就难怪，一出《笑傲江湖》电视剧，血雨腥风鬼神泣，刀光剑影观众惊。

倒是华罗庚，言谈有机峰：武侠小说者，成人童话梦。

老子庄子要听真，童心来复梦中身。武侠世界江湖人生，原来是一场诗意盎然的梦！

把武侠和江湖看成是一种诗的想象，用诗意的眼睛看待江湖的事情，这是破天荒第一遭。

（正在厮杀斗狠的侠客们，气喘吁吁地停下手，面面相觑：“怎么不早说？累死了！来来来，找本儿《海子诗集》读读。”）

3、用杀人的红眼读这本儿《笑傲江湖》，便只见左冷禅的毒辣阴狠、东方不败的雌雄不分；用诗的心境读这本儿《笑傲江湖》，便可见一套“独孤九剑”，一箫，一瑟，一首两心相悦的乐曲。

这其实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像”音乐的故事。

两个旋律徘徊在这部小说之中——

鼓声四起如狼烟阵阵的左冷禅、铁箫嘹嘹如雷行云中的任我行……这是一个严厉的声音，阴沉沉地浓雾笼罩，压抑的旋律潜行心头。弹指神功彻骨寒冷，葵花宝典尖锐狰狞。

而一曲《笑傲江湖》从溅溅山涧中悠扬起伏，令狐冲自由挥洒如活泼跳荡的钢琴，任盈盈琴瑟悠悠幽幽，这个世界顿时变得明亮清澈。

这一场恢宏的交响，是自由和权威的胶着，是生命的自然韵律面向各种压制话语的一次敞开。明亮的和暗淡的、幽静的和躁乱的、已经的和未来的……生命之歌。